

第五卷

小说卷(一)



沈琨文集



卷之三



沈垚文集



沈 琨 文 集

第五卷 小说卷(1)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琨文集 / 沈琨著.——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8(作家自选文丛)

ISBN 978-7-5063-6858-9

I.沈… II.沈… III.中国—当代 IV.I698.9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968259 号

书 名:沈琨文集

作 者:沈 琨

出 版:作家出版社

发 行:作家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北京市农展馆南里 10 号(邮编:100125)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丛书策划:刘 昕

出版监审:刘 枫

责任编辑:钱 英

印 刷:太原市今天西马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21.75 印张 260 千字

印 数:1-1000册

版 次: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63-6858-9/I.1559

定 价:360.00 元(全套 10 册)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沈洁一家



沈泳一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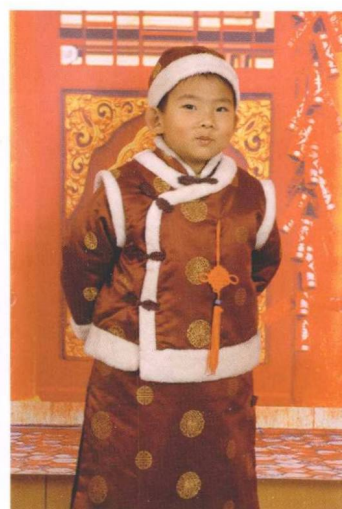
沈星星一家



孙女沈桥



儿时的沈桥



小外孙巩力帆



全家福

沈琨文集

1—10 卷总目录

卷一：散文卷(1)

序言(一) 王东满

序言(二) 王云亭

自序

太行黄栌红

望云间

心月照云溪

卷二：散文卷(2)

岁月山河

师友述评(附录一)

卷三：散文卷(3)

关山无限

散天花

卷四：散文卷(4)

流沙梦影

山西民歌传

卷五：小说卷(1)

短篇六则

红线传奇(中篇)

太阳旗下的握手(中篇)
何处乡关(长篇 节选)

卷六:小说卷(2)

雪落黄崖(长篇小说)

卷七:文史卷(1)

民俗趣谈
太行寻英
文史札记

卷八:文史卷(2)

唐玄宗与潞州
山西潞绸史话
黄崖洞保卫战
走进上党记忆
风雅大太行(节选)

卷九:报告文学卷

太行山的回声
走近太行山
问水山西(节选)

卷十:评论诗词卷

文学评论
序文之页
诗词小辑
师友述评(附录二)

沈琨创作年表

卷五：小说卷(1)

目 录

短篇六则

3 大路边的轶事

14 兴隆山会

19 金龙与彩凤

23 冬衣情

32 晨雾蒙蒙

44 党参园记

49 太阳旗下的握手

(中篇纪实小说)

97 红线传奇

(中篇传奇小说)

149 何处乡关

(长篇小说·上部)



短篇六则



大路边的轶事

冬日里昼短夜长。天还黑蒙蒙的时候,睡在石碑庄大队办公室的老支书长海伯,被挂在门楣上的喇叭匣子吵醒了。看看桌子上的夜光马蹄表:还不到四点钟。反正喇叭一叫,你就别想睡觉。他没有开灯,黑抹着穿好衣服,坐在床沿边,一边吸旱烟,一边听着喇叭响。

这喇叭匣子是前几年由公社统一按装的,不知什么时候,这种广播宣传的工具就变成了催社员上地的信号。现在是深冬天气,当喇叭里播完了《东方红》前奏曲,不要说太阳没有冒红,连曙白色还没透出一点呢!长海伯怕吵吵得社员不能睡觉,到门背后墙角把村里的喇叭匣子总闸拉了,只留下大队部的一个响。之后,仍回到床边,坐下,吸烟,听广播。

接着,喇叭匣里出现了公社广播员的声音。

公社广播员的名字和她的嗓音一样,叫银铃。这姑娘,长海伯认得。她虽是本公社崔家圪瘩人,到公社也不过半年多光景,可她那“半土半洋”的普通话腔倒学得满像那么回事儿。长海伯侧耳细听,原来是在播“本社新闻节目”:

“……反击右倾翻案势力,我公社贫下中农发扬反潮流精神,联系实际,英勇奋战。革命搞好了,生产自然而然也上去了。在县委唐书记亲自领导下,冬季生产热气腾腾,捷报频传。如丰乐村、卧龙沟、青杨村、石碑庄等大队……”下面是农建出勤人数呀,追肥呀,冬浇呀,一大串数字。

“叭叭叭!”长海伯使劲地在床腿上磕打着烟锅,嘟囔道:“吹!真是卖糖人的来啦,尽吹!”



他越听越不耐烦，正要去拉喇叭匣的开关绳子，忽然听到喇叭里边闯进了一个气呼呼的声音：“不要广播了！谁叫表扬的石碑庄?!”

广播员银铃的声音一下子停顿了，带着气反问道：“谁叫表扬的？这广播稿还不是你昨天上午亲自起草，让我广播的吗？”“昨天是昨天，现在是现在！”那个人的声音还是气壮如牛。接着只听“咔”地一声，不知他俩谁把广播电源卡断的，喇叭匣里顿时变得哑默无声了……

无意中听到喇叭匣里的这一段“小插曲”，叫一般人看来，恐怕是长海伯不能接受的。不料我们的老支书既没有发火，也没有动怒，甚至像前边听广播时的嘟囔一声也没嘟囔。只是嘿嘿地一笑置之，毫不在意。这就不免叫人感到有些蹊跷。

其实，了解长海伯的人都知道，这老头子心宽胃口开，是个“乐天派”，爱说爱笑爱逗趣，有时还爱撻几句“凉腔儿”。有人或许会问：这样一个极不严肃的人当支部书记合适吗？可是据我了解，除了文化大革命初他叫罢了两年“官”外，解放后石碑庄的支部书记一直是他当着。只是以前的石碑庄是全县有名的先进单位，他为此戴过花、受过奖，这几年旗杆给砍倒了，他也没少批、受整。也正是因为挨批挨惯了，渐渐地他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那就是挨了批评不生气，受了表扬也高兴不起来。你看，就是这么日怪！

话扯远了。大家一定急于知道刚才闯进喇叭匣子里的那个人是谁吧？原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长海伯过去的下级、现在的“上司”，新任公社书记张进。

张进是石碑庄大队社员张好山的儿子，乳名“土旦儿”（这个乳名在张进看来实在是不雅，他不知责怪过他爹多少回了：“你是个好‘山’，死受了一辈子，还叫我再打一辈子‘土圪垃’吗？”）。小伙子三十浪当岁，脸白白净净，人精精悍悍。文化革命中实在说没念几年书，却也弄了个高中毕业，后来回乡种了地，着实也叫他“晦气”了一阵。不料时来运转，去年夏天他的一通儒法斗争宣讲，在公社撻了响，县里挂了号。于是乎，被公社书记唐洪看中，趁长海伯到外县调换麦种之际，唐洪亲自下到石碑庄坐镇，给张进连“纳



新”带提拔，一下子弄了个石碑庄党支部副书记，给长海伯来了个“既成事实”。今年收罢秋，种过麦，唐洪荣升为县委副书记，他又特意让张进把铺盖卷从石碑庄搬来，住进了他原来住的房间。不用说，也要给县里来一个“既成事实”吧！

但是，让张进着急的，是他到公社一个多月了，县里还没有下“红头文件”——正式任命书。“名不正，言不顺”啊！比如，他有时候回到村里，过去和他一块穿开裆裤玩耍长大的伙计，就爱和他开个玩笑：“土旦儿，高升到公社当的啥官？”张进虽说对这些人叫他高雅的乳名老大的不高兴，嘴里答的还是蛮有“风度”：“咱这块料能干啥，还不是在公社跑跑腿，当‘不管部长’？”“咦嘻，不管部长，新鲜新鲜！”大伙报之一阵轰笑。过后一想，对啦！《参考消息》上不是说，外国有的国家就有“不管部长”这个衔吗？不管不管，其实是无所不管、事事都管啊！

确实，张进这个“不管部长”也是管得很宽的。刚到公社那阵，他三天一个检查学习，五天一个布置批判。生产呢，也抓的不松。为了抓好唐洪所强调的“早上上工五点半，一天地头两送饭”，他早晨四点钟起床，骑着那辆崭新“飞鸽”自行车，在公路上来回飞。车铃按得一串子响，远远地听到铃声，大家就说：“巡路的来了！巡路的来了！”可是过了没几天，公路上听不到张进的车铃声了，接着他的声音就出现在电话机里。常常是凌晨三点多，他就给各大队打电话催人出工。就是为了接这“半夜鸡叫”电话，老支书长海伯才晚上才搬到大队部来住的。

有一回，石碑庄要去县里拉化肥，长海伯和几个社员天不明就驾上牲口车出发了。因为拉化肥需持有公社介绍信，路过公社时，他让大伙在外边等着，自己就进了公社大院开介绍。那时公社的人还没起床，只有北房的灯亮着。一听，里边有人说话；再一听，是张进的声音，他正打电话呢！

“喂！要丰乐村……丰乐村吗？出工了没有？出工了？好！”“再要卧龙庄！……是卧龙庄吧？怎么，出工人数少？这可太不像话了！难道天不明就不能干活？要只争朝夕嘛！天气冷，有的社员在地里烧玉米秆烤火？战天斗地的精神还要不要啦？岂有此理！”



……”

“卡答”一声，张进撂下了电话。听得出来，他冒火了。长海伯隔着门缝往里一瞧：屋子正中的红油漆办公桌上，是一堆一摞的报纸杂志，旁边却没人。但当他往左边一瞅时，差一点使他惊叫起来：我的老天！只见他人趴在被窝里，电话机放在大花枕头上打电话呢！你倒美的，原来这些天你是“深入被窝”指挥生产呀！

此时，张进又急促地摇起了电话机摇把，接着就连声呼叫起来：“要石碑庄！……要长海伯！”

“别叫魂了！在哩！我就在门外边站着哩！”

长海伯在门外高声应答着，吓了被窝里的张进一大跳。他满脸飞朱，平时利落的嘴巴，呀呀了半天说不成句了。

只听门外的人又说道：“还是你们‘法家’能行，电话这玩意儿到底比自行车来得快。不管它天气多冷，反正电线杆在野地咋地也冻不出关节炎来！”……

这件事过后没几天，县里的“红头文件”终于下来了。张进被“正了名”，当了公社书记。此后和张进一块穿开裆裤玩耍长大的伙计们，就没人再敢当面叫他“土旦儿”了。原先张进见了老支书一口一个“长海伯”，倒是此后正儿八经地叫成了“长海同志”。老支书对于这个变化，似乎不咋在意。只是他想不通，人民公社是搞农业的，为啥能让谷苗和黍秧分不甚清的人来领导呢？光耍嘴皮子能产粮食吗？

……

“小插曲”过后，长海伯听喇叭匣子里半天没音，也就不再听了。他拉开电灯，洗了脸，洒水扫过地，看看外边的天还是黑古隆冬的，便在桌子边坐下来，随手翻开昨天会计给他送来的几份报表。抖开报表一看，里边还夹着一份县里办的“简报”。一行醒目的大字标题首先跳入他的眼帘：“狠批‘一口观’，大批促大干”。下面署着县委副书记唐洪的大名。

长海戴上花镜，凑近灯光，看着，看着，就又嘟囔出了声：“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呢！再批‘一口观’吧，你吃饭还不是一口一口吃？”瞧，“凉腔儿”又冒出来了！



这里要请读者原谅,我写的这个老长海,确实不是“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从外表看,他是个极普通的农村老头儿,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着意描写的地方;从思想上说,他显然是落后于“形势”的,起码还没有冲破“一口观”的“精神束缚”。世界革命的事我们不必去难为他了,就连中国革命的事他也想得很不够,很不多。作为一个生产队的当家人,他想得最多的毕竟还是队里的事情,是全队百十来户人家六百多口人的吃喝花销、柴米油盐、婚丧娶嫁……也就是唐副书记在文章中极力批判的那种“放大了的一口观”,即所谓“一队观”。可实际上呢,就连这种“狭隘”的“一队观”,这几年唐副书记也叫他“观”不成!

唐洪是三年前由县委办公室干事调任来当公社书记的。由于他是“造反”起家,下来后又搞“斗争”不息,所以对于生产,他是既不懂咋管也无暇去管的。然而,就是这样,他还是创造了使这里跨入“大寨式公社”的奇迹来。这其中的奥妙,有人用一段顺口溜作了总结:

唐书记,真能干,
吃的‘路线’这碗饭。
抓路线,促生产,
公路两边供参观。
远离公路没人瞧,
苗子没有青蒿高……

去年,本来小麦没打下,歉收了,唐洪却欺哄县上,虚报产量,说啥“大批促大干,一季跨‘黄河’”,全公社征购不仅没少一颗,征购完成后,还把各大队干部在公社“圈”了三天,让“比贡献,卖余粮”。群众被害苦了,他自己升了官。要说,唐洪对他的“发迹”之地,还算是很有感情的,荣升为县委副书记后,抓“点”仍抓的这个公社,这就断不了常要下来“莅临指导”,这也就说到了喇叭匣里张进不让表扬石碑庄的事情。

原来,昨天唐洪又下来了。未来之前,上午他先给张进挂了电



话,说县里组织的检查团这几天即将下去检查生产,要张进多多做好准备,并说下午他要先下去“验收”一下。

张进接到电话后,按照唐洪过去在公社工作的“有效经验”,当即给公路沿线各队进行电话布置。午后,果然唐副书记坐小车下来了。稍事休息,便由张进陪着“飞车观阵”。各大队都停下了挡手活,在公路两边干起了“应景活”。乐丰村干脆是公路两边的地平时不干,专门到检查时才来应卯的。小吉普车一溜青烟而过,飞车过处,只见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好不热闹!有的大队还在公路边地头用苇席搭起了专栏,贴着五颜六色的标语。唐副书记看着,脸上露出了惬意的微笑。

但当到达石碑庄公路边地段时,日怪了,两边的地里竟是空无一人,这就未免大煞风景。唐副书记的脸,霎时变成了黑陡陡的老阴天,但嘴里也只是冒出了两个字:“糟糕!”

送唐副书记一走,张进就火急急地骑着“飞鸽”来到石碑庄。他把车子支在大队办公室门前,进去找长海伯,人不在。返身出来,一个人担着满满的两筐猪圈肥,差点撞在他那新涤卡裤子上。一看,这不是老长海!

张进说:“长海同志,不是上午给你打了电话吗?”

长海伯笑着说:“不假呀!检查又咋的,还不是坐着小车转一转,公路两边看一看,要要数字听汇报,好赖凭嘴说一套?——这些,我看有你就绰绰有余了。”

虽然这话里带刺,张进也没介意,正经八板地说:“既然知道要检查,社员下午怎么没有出工?”

长海伯说:“出工来呀!”

“都干些啥?”

“干啥的都有。”

“那公路边咋不见人?”

“公路边要人干啥?夹道欢迎唐书记?摇小旗,拍巴掌?哈哈……”

“你看你,都是老同志了嘛,怎么能这样?我问你,公路边的麦地都冬浇了吗?”